

莫干山下,遇见“最早的瓷”

深夜,一个无名窑工守在窑火前。他只是像往常一样,烧一件再普通不过的陶器。配比和工艺,他早已烂熟于心。可这一次,不知是松木添多了,还是泥土成分有了细微变化,天亮开窑时,器物表面多了一片陌生的光泽。

窑工愣住了,这不完全是陶,而是他从没见过的东西。他不知道的是,这个“失误”却开启了新历史。

3000多年后,这一瞬间,被重新打捞、复原和讲述。在浙江湖州德清县,在窑工曾经工作的地方,一座名为“瓷之源”的博物馆(即德清县博物馆)建立,一场名为“有瓷之初”的展览把观众“带回”瓷诞生的起点。

博物馆馆长陶渊旻反复想象这一故事。他向观众介绍,无名窑工的“偶然发明”,在考古学上被称为“原始瓷”,是一种介于陶与瓷之间的形态。



原始瓷编钟

“瓷证”：“展示中国瓷器起源最完整、最清晰的展览”

德清莫干山下,有两种火。一种是铸剑的炉火,一种是烧瓷的窑火。前者,流传千古;后者,长埋地下。

上世纪80年代,德清县博物馆工作人员朱建明和同事,在东苕溪附近捡到几块带着特殊纹饰的瓷片。这些当地农民眼里司空见惯的“破瓷片”提醒朱建明,脚下可能存在古窑址。

此后几年,他们在东苕溪流域的丘陵与田野间来回寻找,发现了火烧山、亭子桥等多处古窑址,采集的瓷片标本,拼接出了德清原始瓷从西周到战国的发展脉络。但当时学界对原始瓷的认识和关注不足,再加上人手和经费的限制,这些古窑址又沉寂了20多年后,才真正被“打开”。

2007年,故宫博物院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对火烧山窑址开展抢救性发掘。紧接着,是亭子桥窑址的主动发掘。两次发掘,考古人员从数吨瓷片中整理出了一大批精美的原始瓷,一个出人意料的图景逐渐浮现:这里几乎只烧制原始瓷,除了碗、杯、碟等日用品,还有大量象征贵族身份地位的仿青铜器礼器、乐器。

这些原始瓷器物,胎釉结合良好,釉色泛青,质量堪比东汉成熟青瓷。2008年,经过多轮论证,德清被确定为中国原始瓷发源地之一,“瓷之源”的美誉开始流传。

此后6年间,考古人员又沿东苕溪开展地毯式调查,共发现150多处古窑址,年代从夏商延续至战国。这意味着,早在3000多年前,这里已经是专门的制瓷中心,相当于现在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并且繁荣了上千年。

火烧山窑址发掘领队、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郑建明说,这是国内烧造原始瓷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发展序列最完整、技术最高超的瓷业中心,是中国陶瓷史上的第一座高峰,改写了中国陶瓷史,把中国瓷器起源从原先认为的东汉,大幅提前至夏商。

2025年11月底,“有瓷之初”展览开放,几代考古人持续40多年的考古接力成果得以系统展示。郑建明评价:“这是展示中国瓷器起源最完整、最清晰的展览。”

原始瓷兽面鼎



原始瓷提梁盃



原始瓷三足蛇纹鼎

“瓷语”：文物自己会说话

德清县博物馆副馆长、策展人施兰说,“有瓷之初”展览的构思几经论证,花了3年多时间。最终,策展团队从上千件馆藏原始瓷器物中精选了375件,以“起源”“造化”“大成”为主线,聚焦原始瓷的起点、变革和高峰。跨越1500多年的起源故事,被精心浓缩在递进的展厅里。从器物形制到社会变迁,从烧造工艺到技术演进……原始瓷的神秘面纱被层层揭开。

“好的展览,不是把考古报告贴在墙上,而是让文物自己讲故事。”施兰说,器物的造型、纹饰、颜色,都是“瓷语”。釉色中藏着工艺的变迁,造型见证了古越与中原的文化交流,纹饰折射出先民的信仰与审美。

“我们做的就是将‘瓷语’翻译为观众能理解的话。”施兰说。

“翻译”从空间开始。博物馆建在古窑址群之上,观众脚下,是3000多年前上演“泥与火之歌”的现场。展览还把一个商代古窑床整体搬进展厅——窑床上的红烧土和碎瓷片,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尚未冷却”的烧制现场。

在一件原始瓷三足蛇纹鼎边,博物馆讲解员李林提醒观众留意鼎身刻着13条盘蛇,“最开始纹路很精致,到最后很潦草”。他让大家想象古代工匠工作时

的场景,可能是上班“磨洋工”,或是急着下班。这种互动和想象,让观众觉得生动、亲近。

有人问,为什么叫火烧山遗址?

“有说法是古代窑火不熄,远看就像火烧山。也有人说,长年累月地烧窑把山上的土都烧红了,就像火烧山一样。”

还有人问,为什么战国之后,德清原始瓷就消失了?

“可能是柴烧没了,或者工匠逃走了,还可能是政治中心转移,制瓷中心也迁走了。附近村民管古窑址所在的龙山为‘扒皮龙山’,可能就是当年烧瓷把山上的树木砍光了。”

有人问,为什么是在德清出现了原始瓷?

“德清有坡、有料、有人、有水。有山坡,方便古人建造窑炉;有料,说的是山上有瓷土做原料和松木做燃料;有人,指的是有一批能工巧匠;有水,就是东苕溪北连太湖,南接钱塘,方便运输。再加上这里缺乏铜矿,先人们拿有限的铜炼制兵器和农具,用瓷土制作礼器、乐器,也体现了务实和创新。浙江是资源小省成就的工艺大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很多问题的答案,都指向这片水土。在施兰看来,观众理解了这些,也就重新认识了这片土地。

“瓷力”：一个展启示一条路

“开馆至今,每月平均有3.5万人次进馆,总接待量已超过去年一整年。”陶渊旻说,“不仅人多了,停留的时间也变长了。”

李林回忆,最忙的时候,讲解员们从开馆一直忙到闭馆,“午饭只能大家轮着去,匆匆对付几口”。来观展的,最开始是行业专家,再后来是长三角游客,现在全国各地的人都有。

一个展带动一个博物馆的“逆袭”,引起同行关注。3月5日,“瓷之源:专题博物馆吸引力暨瓷之源博物馆运行专家交流会”在德清召开,中国博物馆协会陈列艺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璐说,中小博物馆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八成以上,“有瓷之初”展以小切口讲述文明起源的大叙事,为同类博物馆树立了典范。

近年来,文博热不断升温,不少博物馆成为旅游打卡点。然而,繁荣之下,部分中小博物馆面临发展冷热不均、展陈内容同质化等问题。业内专家一语点破:县城人流天生比不上大城市,常设的通俗历史展,也难免和周边县区雷同。

“有瓷之初”展开放以来,陶渊旻接待了不少来取经的同行。他总结说,“我们放弃了‘大而全’,选择‘小而精’,就像小面馆没必要贪多求全做满汉全席,把一碗面做到极致,也不缺食客”。

危机意识从未消失。本地人就这么多,看过之后还会再来吗?一个展如何持续“生长”?多次观展的郑建明提出一种思路:向内深挖,向外延伸。在他看来,博物馆还可从艺术、技术、文化交流等多个维度挖潜,开设不同的临时展览,更新内容供给。

当前的热闹之下,德清人有着清醒的判断。数据显示,2025年德清接待游客超3100万人次。“哪怕有十分之一走进博物馆,310万人次,也是很可观的。”德清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沈杭说,“酒好也要会吆喝,德清将继续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推动原始瓷破圈。同时,通过走出德清、走出国门,放大‘瓷之源’声量,做大产业体量,让窑火‘越烧越旺’。”

(据新华社每日电讯)